



修辭學發凡

陳望道



上海文艺出版社

修辭學發凡

陳望道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2

修辭學發凡

著作者 陈 望 道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3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 09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56 毫米 1/32 印张：9 3/8 字数：193,000

1959年3月第1版 1962年11月第2版

1962年11月第4次印刷 印数：21,001—36,000 册

(原新文艺版印 67,180 册)

统一书号：10078·0624

定价：(九) 0.98 元

重印前言

本書是一九三二年寫成、印行的，過去曾經重印過多次，一九五四年也曾經重印過一次，現在又將重印，我趁這機會又從頭校讀了一遍。對於用語，略有改動。是否妥當，還請大家指正。

本書的寫作企圖，曾經在一九三二年的“後記”四中指明，是“想將修辭學的經界略略畫清，又將若干不切合實際的古來定見帶便指破”。除了想說述當時所有的修辭現象之外，還想對於當時正在社會的保守落後方面流行的一些偏見，如復古存文，機械模仿，以及以爲文言文可以修辭，白話文不能修辭，等等，進行論爭，運用修辭理論爲當時的文藝運動盡一臂之力。書中有些地方論爭的氣氛很重，便是爲此。大白先生的序言，也是一篇參加論爭的序言，當時文化界的朋友大約都知道。一九五四年重印時，我曾經想把這論爭的部分減去，把劉大白先生的一篇序言也一併略去，因爲事過境遷，這一部分已經成爲陳迹；但若如此，全書就要大動，所以終於未曾實行，還是仍原書之舊。這次重印，也是如此。只有希望大家注意這兩個部分的分別，並且分別對待這兩個部分：對於當時同保守落後的偏見論爭的部分，看看是否當時發生過一些影響；對於畫清經界或者畫清輪廓的部分，看看是否現在還有什麼可以用。

現在是我國一切方面都在躍進的時代，修辭現象方面也有

顯著的進展。有些過去比較難以找到適當例證的現象，現在也已經不難找到內容形式兩全其美的好例了。例如回文，現在就有“人人爲我，我爲人人”之類的好例（見列寧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4頁）。頂真，現在就有“猪多肥多，肥多糧多，糧多猪多”之類的好例（通欄標題，見1959年11月23日上海解放日報第1版）。還有雙關，也有不少的好例，見於廣西歌舞劇劉三姐；析字，也有“不費紅軍三分力，消滅江西兩隻羊（楊）”等歌謠名句，廣泛流傳於江西革命根據地，因“羊”和“楊”諧音，借音意指楊池生、楊如軒兩個師。至於譬喻、借代之類，以及借代之中的數字的運用，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類，則更是萬紫千紅，美不勝收。需要我們面對修辭實際，廣事搜集，善為總結。特別是關於文體、文風的問題，內容較為錯綜複雜，而且有些方面近年來變化很大，本書對此又只作了一般的說述，尤其希望有人專心一意地從事，同時又有很多人廣泛地探討，以期我們對它能夠有更為深入的理解和更為廣泛的注意。

陳望道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於上海復旦大學

劉序

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將要合一八九八年(民國元年前十四年，清光緒二十四年)同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最可紀念的一年了。因為一八九八年是中國第一部文法書出版的一年，而一九三二年是中國第一部修辭學書出版的一年。

中國人說了幾百萬年的話，並且作了幾千年的文，可是一竟並不會知道有所謂有系統的文法。直到一八九八年，馬建忠先生底馬氏文通出來，纔得有中國第一部有系統的古話文的文法書。這件事，是孫中山先生曾經拿它來證明他底行易知難的學說的。

中國人在說話的時候，修了幾百萬年的辭，並且在作文的時候，也已經修了幾千年的辭，可是一竟並不會知道有所謂有系統的修辭學。直到一九三二年，陳望道先生底修辭學發凡出來，纔得有中國第一部有系統的兼顧古話文今話文的修辭學書。這件事，同樣地可以拿它來證明孫中山先生行易知難的學說。

在馬氏文通出來以前，誠然已經有了許多合文法有關的書。例如明代盧以緯氏底助語辭〔附注〕，清代王濟師氏底虛字啓蒙，袁仁林氏底虛字說，劉淇氏底助字辨略，王引之氏底經傳釋詞，張文炳氏底虛字注釋之類；而且一八六九年（民國元年前四十三年，清同治八年）更有了美國人高第丕氏和中國人張儒珍氏共

著的文學書官話，是一部正式的今話文文法書。但是以前的那些，固然是不成系統，不能稱爲文法，而且都是僅僅說明古話文底虛字助字之類的；而文學書官話，又僅僅短期地流行於外國人社會和基督教社會間，現在差不多已經不存在了。所以馬氏文通實在是中國有系統的古話文文法書——雖然只是古話文的第一部。

在修辭學發凡出來以前，誠然已經有了許多合修辭有關的書。例如六朝梁代劉勰底文心雕龍，宋代陳騤底文則，元代王構底修辭鑑衡，陳繹曾底文說等，以及宋以後的各種詩話、文話、詞話、曲話、論文專著和各家集中與人論文書之類；而且近來更有如唐鉞底修辭格，王易底修辭學，董魯安底修辭學講義，張弓底中國修辭學，薛祥綏底修辭學等，都是比較正式的修辭學書。但是以前的那些，固然是不成系統，不能稱爲修辭學；而修辭格……一類的書，又不是掛漏不全，或是專舉古話文的例證，便是專門販運外國文上所有的辭格，而不會把中國各種修辭現象做過歸納工夫的。所以修辭學發凡，實在是中國有系統的兼顧古話文今話文的修辭學書底第一部。

以上拿修辭學發凡合馬氏文通相比，是只就有系統的一點上說；其實，修辭學發凡底價值，可以說是超過於馬氏文通的。孫中山先生對於馬氏文通的批評說：

中國向無文法之學，……自馬氏文通出後，中國學者乃始知有是學。馬氏自稱積十餘年勤求探討之功，而後成此書。然審其爲用，不過證明中國古人之文章，無不暗合於文法；而文法之學，爲中國學者求速成圖進步不可少者而已。雖足爲通文者之參考印證而不能爲初學者之津梁也。

繼馬氏之後所出之文法書，雖爲初學而作，惜作者於此多猶未窺三昧，訛誤不免；且全引古人文章爲證，而不及今時通用語言，仍非通曉作文者不能領略也。——孫文學說第三章。

可見馬氏只是證明古話文無不暗合於文法，而不引今話文爲證，是他底大缺點。現在陳先生底修辭學發凡，積十餘年勤求探討之功而後成此書，是合馬氏相同的；而書中旣引古人文章爲證，並及今時通用語言，不但可以爲通文者之參考印證，而且可以爲初學者之津梁。換句話說，他不但用今話文寫述，而且關於各種辭格所引的例證，也是古話文今話文兼收並蓄——這在董魯安氏底修辭學講義上，雖然也有今話文的引例，但是他對於辭格，是很簡略的。——的。在這一點上，卻是有超過於馬氏文通底價值的。

至於陳先生底著成此書，積十餘年勤求探討之功，這是我在這十餘年中所目睹的。這十餘年來，他底生活，是終年忙碌於教室講臺黑板粉筆間的生活。但是他一面忙碌着，一面就利用早上晚間以及星期的餘暇，做這對於修辭學勤求探討的工夫。往往爲了處理一種辭格，搜求一個例證，整夜地不睡覺；有時候，從一種筆記書上發現了引用的可以做例證的一句或一段文字，因爲要明白它底上下文，或者要證明著者所引的有沒有錯誤，於是去根尋它所從出的原書。如果手頭沒有這種原書，他就向書肆或各處圖書館中去搜求；有可借處便借，沒有可借處便只能買。要是此書是一部大部頭的書，或者是在某種叢書中而不能抽買的，他也不惜重價，僅僅爲了一個例證，而把全部書買了來。到了借無可借買無可買的時候，他還要向相識的友人，多方面地探

詢，一定要達到搜求到此書的目的爲止。這樣的勤求探討的工夫，真是可以使人家欽佩的。此書在這十餘年來，因爲見解的進步，已經把稿子換了好幾遍。最近一年來，更因爲要努力完成此書的緣故，把一切教室講臺黑板粉筆間的忙碌生活，都擺脫了；專心致志地從頭整理寫述此書的稿子；結果是不但辭格底綱領組織合舊稿不同，就是關於修辭學的根本觀念，也合舊稿不同，完全換了以語言爲本位。只消看了他上冊底五篇文字——尤其是第二篇，便可知道。我想有些不明白的人，看了這第二篇，或許以為這和修辭學有什麼關係。因爲像前面所舉的各種關於修辭學的書，從來沒有這樣說法的，所以一般人難免少見多怪。不知道這正是此書底特點。

我是一個學殖荒落，而且對於修辭學只能一知半解的人，實在不配作此書的序；並且近來又因爲害了很沈重的病，已經在牀席間輾轉困臥了半年有餘，到現在還不曾恢復健康，不能作比較深沈的構思，比較久長的執筆。但是因爲合陳先生篤厚的友誼，和十幾年來眼見他對於此書勤求探討的苦功，以及此書在中國文學史上價值底崇高，位置底重要，當它將要出版的時候，不能不說幾句話。因此，在病枕上陸陸續續地口授兒子炳震胡亂地寫成了這一點。

知道這中國第一部有系統的兼顧古話文今話文的修辭學書將要出版，固然使我病中歡喜；使我得於病中在這中國第一部有系統的兼顧古話文今話文的修辭學書上說幾句話，尤其是我底榮幸了。

最後，還有可以附帶提及的，陳先生在十年前曾經著有作文法講義一書，在上海民智書局出版，這也是中國有系統的作文法

書底第一部。

一九三二年元旦劉大白在杭州

〔附注〕關於盧以緯的文法著作，大白先生早就提到助語辭，我們年來略事收集，並承朋友們幫助攝影、抄錄，已經得到四種本子。其中三種都是以“助語辭”為名：(1)明代出版的新刻助語辭，見胡文煥編的格致叢書，書前有萬曆壬辰年(公元1592年)胡文煥氏助語辭序；(2)清代出版的音釋助語辭補義，康熙丁卯年(公元1687年)版，也錄胡文煥氏助語辭序；(3)日本出版的重訂冠解助語辭，享保丁酉年(公元1717年)版，也錄胡文煥氏助語辭序。這些名為“助語辭”的書，都是盧氏原著的改編本，書前標有“東嘉盧以緯允武著”或“原著”字樣，但都不會序說原著的經歷，無從知道原著成書的年月，等等。另外一種，書名語助，書的本文也比助語辭多了一葉，見於奚囊廣要叢書。這種本子較為罕見，我們最近纔看到它的攝製本和北京圖書館收藏原本。這種本子前面有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胡長孺氏語助序，這就使我們對於原著的經歷有了更為充分的了解，知道原著成書的年月為元代，原著的原名為“語助”。原著的原名為“語助”，就在各改編本裏也還可以看到痕跡，如各改編本在語助原來用“語助”字眼的地方還是都用“語助”字眼，只有音釋助語辭補義偶有一二處，如在“云”字“已”字的詮釋文中改用“助語”字樣。根據這些事實，我們需要考慮決定采用元代盧以緯氏著作語助的新說法來代替明代盧以緯氏著作助語辭的老說法。語助一書是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我國講究漢語文虛字用法的最早的專著。——1962年5月15日陳望道附注。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把存在漢語文中的種種修辭方法、方式，以及運用這些方法、方式的原理原則，加以系統的闡釋，並且指明它的發展方向。在闡釋和說明中，隨處引用豐富、適切的白話和文言的例子作證。對於系統地研究修辭學，對於了解古典文學和練習現代文寫作，都有一定的幫助。

初版是一九三二年，分上下兩冊，由大江書鋪在上海先後印行。

全書共分十二篇。第一篇概括地述說修辭現象和修辭學的全貌。指出修辭現象有消極和積極兩大分野，又指出修辭所可利用的語言文字的可能性和修辭所須適合的題旨和情境。第二篇述說修辭所可利用的語言文字的可能性。第三篇述說消極和積極兩大修辭分野的互相區別和互相聯系。第四篇述說消極修辭的一般情況。第五篇到第九篇都是述說積極修辭，其中第五篇到第八篇述說積極修辭中的辭格，第九篇述說積極修辭中的辭趣。第十篇述說修辭現象隨種種不同情況而變化，以及它的統一的線索。第十一篇述說語文的種種體式，特別詳述了體性方面的體式。第十二篇結語，述說修辭學的變遷、發展，並指出研究修辭學應有的努力。

目 錄

重印前言 · · · · ·	III
劉序 · · · · ·	V

第一篇 引言

一 修辭二字習慣用法的探討 · · · · ·	3
二 修辭和語辭使用的三境界 · · · · ·	5
三 修辭和語辭形成的三階段 · · · · ·	7
四 修辭同情境和題旨 · · · · ·	11
五 修辭的技巧和修辭的方式 · · · · ·	14
六 修辭研究的需要、進展和任務 · · · · ·	17
七 修辭學的功用 · · · · ·	20

第二篇 說語辭的梗概

一 修辭和語言 · · · · ·	23
二 “態勢語” · · · · ·	25
三 聲音語 · · · · ·	27
四 文字語 · · · · ·	29
五 聲音 · · · · ·	32

六	形體	34
七	意義	35
八	語言和文字的關係	37
九	漢語文變遷發展的大勢	40

第三篇 修辭的兩大分野

一	形式和內容	42
二	內容上的準備	44
三	兩種表達的法式	46
四	語辭的三境界和修辭的兩分野	48
五	兩大分野的概觀	50
六	兩大分野的概觀二	53

第四篇 消極修辭

一	消極修辭綱領	56
二	意義明確	57
三	倫次通順	64
四	詞句平勻	66
五	安排穩密	70

第五篇 積極修辭一

一	積極修辭綱領	74
二	辭格	75
三	譬喻	76
四	借代	83

五	映襯	94
六	摹狀	97
七	雙關	98
八	引用	107
九	仿擬	111
十	拈連	118
十一	移就	119

第六篇 積極修辭三

一	比擬	120
二	諷喻	122
三	示現	126
四	呼告	129
五	夸張	130
六	倒反	135
七	婉轉	137
八	避諱	139
九	設問	142
十	感歎	144

第七篇 積極修辭三

一	析字	147
二	藏詞	159
三	飛白	162
四	鑲嵌	165

五	複疊	168
六	節縮	176
七	省略	181
八	警策	185
九	折繞	186
十	轉品	188
十一	回文	191

第八篇 積極修辭四

一	反復	197
二	對偶	198
三	排比	200
四	層遞	202
五	錯綜	203
六	頂真	211
七	倒裝	213
八	跳脫	215

第九篇 積極修辭五

一	辭趣	222
二	辭的意味	222
三	辭的音調	228
四	辭的形貌	231

第十篇 修辭現象的變化和統一

一	格局無定	234
二	修辭現象也不是一定不易	236
三	修辭現象常有上落	239
四	修辭現象也常有生滅	241
五	適應更是形形色色	245
六	變化的統一	247

第十一篇 文體或辭體

一	文體或辭體和文體或辭體的分類	249
二	簡約繁豐	250
三	剛健柔婉	252
四	平淡絢爛	257
五	謹嚴疏放	265
六	語文體式的繁複情況	269

第十二篇 結語

一	從修辭學術萌芽時期說起	271
二	修辭文法混淆時期	272
三	中外修辭學說競爭時期	274
四	結語	277
	後記	279

修辭學發凡